



# 慈老法師廣州弘法記追述

·莫正熹·

一、五月八日接到汐寄來的信，「慈老法師於本月六日上午十一時半中風

，左手和左腿不能動，口不能言，至晚上十時，在羣衆助念聲中，安詳示寂。唉！法門龍象又弱一個，凡是佛徒，聽到這一個消息，那有不目瞪口呆，茫茫如有所失的呢。

二、前幾天我正寄他一封信，不料幾日來，都沒有回信，我暗地裡思疑，因為他沒有一次不回信的，又在一個月以前。我曾有信請他老人家，多住世三十年，誰知他，竟跳出三界去了。在我與慈師，本來有二十年的交情，照普通人情來說，應該要吟幾句輓詩，寫兩對輓聯，致敬於慈老之前以表示我的哀悼，但是我個才盡江淹，倒吊也吊不出墨水來了，然而，關於慈師的往事，偏偏在我的腦子裡，搬出搬入，怎麼辦呢，索性把它一段一段寫下來，名之曰，慈老法師廣州弘法記追述，用來代替着輓聯和輓詩好了。

民國二十四年秋間，有一位穿着黃色袈裟衣的慈航法師，從仰光回到廣州，就有廣州佛學會請他去演講，當時擔任翻譯的是法航法師，擔任記錄的，是梁廷光居士和本人，演講了十多天，又有河南覺苑的人，請他去演講，大概講過了三天，他老人家就席不暇暖，又要跑到桐城常州兩個地方去了，於是把三處地方的演講稿，印成一本小冊子，叫做慈航法師演講錄。

韶關，演講過六大問題，並且帶來一位大慈法師，當他的記錄，他在覺苑講過八宗勝義，圓覺，楞嚴，因明，唯識，三十頌和八識規矩頌，他到過觀音山後邊的菩提林，講過唯識要義，和到過廣州監獄，講過四大希望，其他零零碎碎的演講，不下數十次。

慈師演講時的表情，真是得未曾有。我記得有一次當他講到極微一節，由大地裂作七份，每份又裂作七份，最後分裂到變作鄰虛塵，若把鄰虛塵還原起來，兩粒併作一粒，他就伸出雙手來，往虛空拈起兩粒無物體的鄰虛塵，嘴裡說着，咄，咄，咄……的響音，當時他的表情，非常詼諧，而他的面孔，却是非常嚴肅，竟令全場聽衆，笑不出，忍不得，他好像是一個不可輕侮的小孩子，梁廷光居士也會對我說過，我對於慈航法師，真敢一手把他拉過來，玩玩他，摩摩他的頭，祇是不敢動手。

替他翻譯的，本來是吳永生居士，但是吳居士有一次因事不能來，慈師要我去當翻譯，這一回，真是把我嚇壞了，因為我的壞腦筋，好像列子所謂：「宋陽里華子，中年病忘，朝予而夕忘，夕取而朝忘，在途則忘行，在室則忘坐，今不識先，後不識今」的樣子，教我怎樣能夠當翻譯呢，但是在大眾鼓掌之下不由你不要勉為其難。

慈師老早就聽到，從前廣州的尼庵，大多數是佛門的敗類，但是沒有因緣和她們說說法，有一天，忽然有十多個穿着青色袈裟的尼姑，到覺苑隨喜，她們坐着右邊第一排的座位，慈師說到當今佛教的衰敗，佛門的衰敗，無量衆生陷入生死輪迴，再來菩薩，失去了照路的明燈，不覺痛哭流涕，哽咽不能發言；當時的我，既然拍着慈老法師，表演這一套雙簧戲，自不能不學他一樣的表情，當然也跌下一大把不需要的眼淚，結果全場啜泣，個個都掏出了芬芳撲鼻的手帕來。因明學，本來是最令人傷腦筋的學理，但是在慈師講解之下，沒有一個不心領神會的，因為

他，明白一般人的心理，引用種種方法，不繁不簡，能令聽衆，容易了解，祇可惜，自從他跑走以後，沒有人去集合他的弟子，常常討論，以致日久了就荒疏下來。

對於廣五蘊論和觀所緣緣論，他老人家，不肯解釋你聽，他把你這個個個拉到臺上去，要你解給大眾聽，有時出其不意，任憑他指出一人，要他向羣衆說法，你不能說，「我沒有準備哩」這一句話，他要你隨便，眼看著什麼，或是耳聽着什麼就從這個「什麼」做題目，任你亂扯一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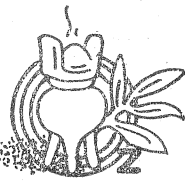
上頭不是說過嗎，我的記憶力，是最壞不過的，若果要我當翻譯，祇好用筆記方法，每聽一句，就寫下一字，待他講完了，就跟着所記下的字，依文解義來複述，不過還算穩健，不致於說者諄諄，聽者渺渺。後來他越來越兇，竟要我離開座位，站起來，不許我用筆記；他一連說了二十分鐘之久，搬了一大堆什麼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出來，當時的我託賴佛慈加被，竟能依樣葫蘆的複述了，不過這一種辦法，真是可一而不可再的。

有一次，他到廣州監獄去演講，就是上文所說的四大希望中之脫苦希望和得樂希望，講到入間的痛苦之時，竟使全場哭泣，講到西方的快樂入了演講的三昧了。他在覺苑幾個月，已經把圓覺楞嚴唯識八識頌都講完了，有一天，要把各人的書，都收拾起來，馬上要我們背誦，以致全場男女，面面相覷，祇有一位某某居士，竟能應聲背誦出來，衝破了沈寂的空氣，那一位居士是誰呢，我們要知道背誦得出嗎，究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，所以我在這裡，就不必把他的真名介紹出來了。

廣州河之南有一間是覺苑，河之北有一間是居士林，覺苑的信衆，也就是居士林的信衆，居士林的觀本法師，造就了不少的念佛徒，但是許多大德們，以為五會佛，好像是唱戲，不免口是心非的輕視起來，但是我們的慈師，對於五會佛，却異常高興，為要他的弟子去教他，聽說臺灣之有六字七音佛號，全仗慈老法師傳播來的，可見通達佛法的人，沒有那一條路是走不通的。

# 慈老精神不死

蘇邨圃



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，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紀念日；因為那天的下午十時十分，是我們的恩師慈航上人圓寂的時候；四眾弟子驚聞噩耗，有的悲痛失聲，有的哀感昏迷；假若不是怕擾亂慈師的身心，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撫尸痛哭；這是慈師平日慈悲喜捨，博愛平等的精神所感召。然而慈師是歡喜而來，歡喜而去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歡喜。希望慈師的友好，以及四眾弟子，不必難過，不要悲傷，這裡我選幾首從前慈師和我唱和的詩偈，來解除各位的哀傷，而明白慈師的精神並沒有死。

六日，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紀念日；因為那天的下午十時十分，是我們的恩師慈航上人圓寂的時候；四眾弟子驚聞噩耗，有的悲痛失聲，有的哀感昏迷；假若不是怕擾亂慈師的身心，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撫尸痛哭；這是慈師平日慈悲喜捨，博愛平等的精神所感召。然而慈師是歡喜而來，歡喜而去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歡喜。希望慈師的友好，以及四眾弟子，不必難過，不要悲傷，這裡我選幾首從前慈師和我唱和的詩偈，來解除各位的哀傷，而明白慈師的精神並沒有死。

甯為天地主，不作活骷髏。  
上來五首詩，是慈師給我的遺教之一；他囑我步他的原韻，我遵命和了五首，現在寫在下面：

### 其一

幻化遊戲那有年？  
空花水月皆喧筵；  
真如自具無生滅，  
假法緣生有滅添。  
見性明心即是佛，  
勤修精鍊不羨仙；  
大江滾滾東流去，  
長嘯憑欄始快然。

### 其二

佛佛相應是知音，  
無種有情皆至親；  
明月清風豈有主？  
真如法界却無民。  
浮雲遮日重重障，  
濁氣迎風片片深；  
參透古今人我法，  
修明自性是真心。

### 其三

出超三界本如來，  
剩下臭皮冷似灰；  
業債欠時終要償，  
命根到限無常催；  
五陰積聚一空色，  
八識轉成四智才；  
心外不須求別法，  
萬緣斬斷離悲哀。

### 其四

大地山河又是春，  
一年一度何曾新？  
幻觀萬法都成色，  
靜聽虛空那有聲；  
自性菩提非漏種，  
慧花妙果證無生；  
覺迷相隔僅毫末，  
鑽木不休火定興。

### 其五

眞王常寂照，  
妙有絕欣愁；  
四聖原無主，  
六趣皆骷髏。  
慈師接閱我步和的原韻後，又給了我一對手諭；除了談些詩詞改革的意見外，並提出今後改革佛教方案數條，（容後發表）我們讀他的詩，就可明白他胸懷磊落，四相全無。他行的是菩薩道，不可以詩人的眼光讀他的詩。他歡喜而來，歡喜而去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歡喜。他隨緣而生，隨緣而死，生生死死，無非隨緣。他那種悲天憫人的精神，實在是永留人間。他的精神不死，只要大家堅定信念，法音是常在我們耳邊的。

清平氣象幾時來？  
掃却波旬劫後灰；  
業債須還原有盡，  
命根難捨竟時催。  
實行君子成人德，  
不用好兒亂世才；  
懺悔多生無始障，  
可憐大陸夢魂哀。

### 其四

秋去冬回又復春，  
滿山青翠亦更新；  
遠觀樹景成鮮色，  
近聽泉源出妙聲。  
高唱法身原不滅，  
長歌佛性本無生；  
無情尚播無生曲，  
佛法從今定再興。

### 其五

不覺隨緣現，  
心空無所愁；

現在慈師已經生西去了，我要找他，唉！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了。同學們啊！你們聽到這個壞消息，必定是如喪考妣，必定是掉下淚來，倘若要再和他會面的話，祇有努力去念佛，自有重逢之一日，同時更加可以提醒人們，人世真是無常的，死字真是不可避免的，哭着也是無用，還是去努力念佛好了。（慈老寂後三天寫於臺南）

慈師在廣州弘法數月，得到幾個好弟子。（1）是梁廷光居士，後來在白雲庵剃度出家，法名叫做圓修，他的英文程度很不錯，英語很流利，祇是抗戰八年，會不會被環境征服了呢，現在已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。（2）是石祥鸞小姐，她是廣州中山大學畢業的，後來得到慈老為之剃度，法名叫做繼航，她曾到過廣州韶關香港各地弘法，現在依舊在香港依顯慈老法師潛修。（3）替慈老記錄的是大慈法師，自從民國二十七年，韶關被轟炸之後，他所住的關帝廟，已經變為平地，他的本人，究竟到那裡去呢，我是無法得知。本人自七七事變之後，奔走湘桂黔滇等地，以前所有的經書，全部遺失了，最近幾年到了臺灣，於無意中，從朱斐居士編的覺生雜誌上，得知慈老卓錫於彌勒山麓，因此再得互通音問，這裡有一段很好的笑話，他和我通訊，已經有半年之久了，經書已經六包大的寄來了，雖然我也有相片寄給他，但是他竟然認不出我是個什麼人，最後在我的書信中，發現「淨師」二字，他就恍然大悟，他把我以前的筆記寄回來，當我拿到手裡之時，我也認不出是我的壞文章，可知荒疏了十多年，無論什麼事情都隔世了。  
慈師一生的好處，是能够嚴持戒律，學不厭教不倦，教授法好，對人平等，疏財仗義，摧邪破迷，不遺餘力，造就不少後學人材，努力於宣傳方面，無論在言談上，文字上，深入淺出，能令聽者或是閱者，無不領解，他還有一門專長，就是他的演講術，能够於千萬人羣之中，作大獅子吼，有時用高聲，有時用低聲，有時用慢板，有時用快板，有時要你哭，有時要你笑，有時要你金剛努目，有時要你菩薩低眉，這一種演講術，我們祇可於莎士比亞樂府中尋得之，希望我們弘法的大德們，對於慈師這一點，好像有注意之必要吧。